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澐

滋溪文稿卷二十七

元 蘇天爵 撰

章疏

論臺察糾劾辨明之弊

嘗謂糾劾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誣枉所以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恶黨消而奸弊息是非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世皇肇立臺憲登明選公欲

四海人才之來集揚清激濁務一時公論之持平比者風紀之司論列涉於輕易或因察識之未審故致辨論之多端自昔國家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王曾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甚佳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未免近名要須純意為國家事斯其諫論之良法歟夫天生人才固周一世之用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沮而棄之則才恒不足矣然公族貴胄必生於閥閱之家

而謀士軼才或出於山林之下故伊尹聘於有莘傅說起於版築孰曰出身之卑賤豈論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數路用人未嘗滯於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稟於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於刑部是慎重於守法不敢輕於用刑今動輙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宣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爲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

之別豈有一遺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輙坐雜職任用之科終身不敘之罪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至於流遠家屬尚留於京師被劾者未至當刑起遣即歸於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强生於掇拾潔白素著特為之汙染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為斂避當路興乏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為關係夫孰賢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去甚當言者宜核實以詳審令始者一人糾言其罪次者一人辨明其非三人共

列於一堂何以酬酢庶政縱使不行報復豈能消彌讐嫌夫史官定千古之褒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後世之人信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令或好惡淪於所偏邪正因以失實輕則許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濁混淆善惡錯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辯奏請有煩於聖聽辯論實撓於臺端事至於斯當究其理大抵為治莫先於擇人擇人貴在於守法盍諸人呈言並無罪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論事務得其實

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申其賞罰何以端其本原舉人不當令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古有抵罪之禁令後論言人者必須赦後為坐果犯贓罪並從臺憲追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如此則事不至於反覆法必底於允平奏請不煩於聖聽毀謷弗紊於朝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下幸甚

建言刑獄五事

蓋聞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欽惟國家列

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寬仁施之以忠厚内則論議付之刑曹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治功表著德澤涵濡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周吏之奉行或有所未至當職猥以謭材竊食重禄粗有聞見畧具敷陳

一到選官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詮注此國家優恤臣僚宣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照得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夫案牘之冗全籍乎精神審讞之詳悉資乎耳目案牘不差則吏無所欺推審既詳則囚

無冤抑今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聽不明或神思昏耄苟圖俸祿姑俟引年欲望刑政肅清葢亦難矣夫先行詮注固明時之厚恩而刑罰不中亦聖人之明訓今後各處推官有闕當選吏通儒術儒習吏事材力明敏別無過舉方許爲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銓注別職如此則庶幾刑罰得中官無曠職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奪理宜禁治切見各處人民或稱窩藏盜賊或言收寄贓物或因偽鈔扳援

或為私鹽致訟凡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獲乘隙肆為搶奪所犯罪有輕重家貲為之一空甚至取其贓仗其家因為得罪蓋亦不敢告陳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此風尤甚照得舊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為獄官酷已者聽之夫在獄被酷猶許陳告況民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虐不亦甚可恤乎今後有犯此者許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陳告合無比依搶奪民財估贓定論官吏

失於約束亦合量情究治如或挾讐妄告抵罪反坐如此庶幾愚民不至甚受其害而廵捕之人亦知有所警畏矣

一至元三年七月内中書省奏准節該除人命重事外偷大頭疋等一切罪犯贓仗完備不須俟五府官審理令拘該衙門依例歸結欽此夫民之犯刑或不得已累朝欽恤具有憲章向者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為罪囚在禁淹滯令次奏准偷大頭疋等罪許令拘

該衙門歸結則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處決誠恐獄囚繁夥愈見淹延照得立御史臺條畫一欵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親行參照文案察之以情當面審問若無異情行移本路總管府結票申部待報其有番異及别有疑似者即行推鞫若闗中人衆卒難歸結者行移附近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實情若更有可疑亦聽復行推問無致寃枉若有寃滯隨即改正疎放欽此今後内外重囚擬合照依舊例令亷

訪司審録果無寃抑移牒總管府結案申覆詳斷其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既不得人徒增煩擾並合住罷如此庶幾獄無淹滯刑政肅清矣

一伏覩至元二年八月内宣諭聖旨節文内外有司官不為用心捕捉盜賊縱有拏獲賊徒取訖招伏贓仗明白指以小節不完不行歸斷今後但有捉獲强盜偽造寳鈔賊徒半年之内依例結案偷大頭疋三箇月内須要結案合該杖罪依例斷决違者在内監察

御史在外廉訪司官驗事輕重究治欽此謹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滯淹久也今各處在禁重囚或為賊盜寄贓仗於別所或即偽鈔藏板具於他鄉或指為首同伴在某處居止或稱家屬證佐在某家隱藏果有堪信顯迹事發官司即須移文勾取不得因而妄指平民彼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往往不即追捕以致賊徒在逃又令毀棄贓仗遷延歲月虛調文

移蓋因官吏舞弄作弊萬端以致刑獄淹延不能杜絶江南州郡此弊尤甚今後如有承受各處公文即當劃時追捕若令賊徒等展轉在逃贓仗亦不到官合無比依不即捕盜等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幾事得結絶吏知畏懼而州郡亦無留獄矣

一法制之立既有成規奸偽之滋理宜嚴禁照得舊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者二十日以刀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

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
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參詳此法古今遵守
別難更易令江淮以南或辜限已滿其被毆者身死
有司往往比依元貞元年孟福被死事例加等科斷
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為不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姦
弊之門誠恐刑獄日滋深為未便照得孟福事例通
制既已不載有司似難奉行今後鬬毆傷人者止合
依辜限之制或在限外雖無他故死者合無止依本

歐治罪其孟福例擬合遍行禁止如此庶幾奸偽不滋法制歸一矣

山東建言三事

審天下之勢者當謹其微論生民之治者當究其本夫審勢而不謹於微至於著則不可為矣論治而不究其本求其末則夫何益矣欽惟國家布列臺憲盖以重内外耳目之寄達遠近聞見之詳惟兹山東奄奠齊魯控制千里按臨百城爰自去歲以來諸處盜賊竊發始則

潛形塗面猶恐人知甚則鳴鼓樹旗不畏官捕郡縣聞風而避弓兵望影而逃生靈遭其荼毒府庫恣其攘奪致煩朝廷遣官中外始獲寧息比者各州盜竊復有或二十為羣或七八作黨白晝殺人刦其財物昔人有言盜猶火也火之為災撲之於將然則易為力救之於已熾則難為功故小盜不滅則大盜不絕可不豫防之乎伏望朝廷恤民以安其生選官以責其治録囚以除其惡且山東禦盜之方前後言者不一有曰浚治城池者

矣有曰繕修兵備者矣有曰分軍鎮守者矣有曰申明賞罰者矣夫言之甚者人則以為張皇言之緩者人或以為迂濶是以言者甚難而聽者不可不審也今茲畧陳當行實事尚冀采擇焉

一恤民夫好生而惡死趨安而避危人之常情也今山東之民往往甘就死亡起而為盜者葢有其由矣始於水旱傷農而貧窮歲無衣食飽煖之給次則差徭頻併而官吏日有會斂侵漁之害此其為盜之原也

昔人有言蜀人樂禍貪亂者或對曰蜀人積獘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徒句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絮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然則後世民之為盜者豈非飢寒之故歟茲者山東田畝不加於前戸口日倍於昔年穀既已不收衣食至甚不足初則典田賣屋急則鬻

子棄妻朝廷雖嘗賑恤一家能得幾何兼以去秋大水今春疾疫無牛者不克耕耨下種者不克耘鋤致使田地荒蕪蒿萊滿野即日秋成民已無食不知來春又將若何欲民之不為盜難矣夫國家之設刑名本不欲民犯法小民至愚而神又豈不知法之不可犯乎蓋犯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為盜則飢飢餓之與受刑均為一死忍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則民之相帥為盜是豈得已長民者可不為之深念乎惟

望朝廷明示六部百司凡山東軍兵征行之苦站赤走迎之勞食鹽辦課之重和雇和買之煩土木不急之工役食用無益之貢獻但是可以動衆役民者皆當一一簡其號令之出量其科派之數節其緩急之用優其輸送之期俾民普受其實惠皆不至爲虛文庶幾生靈得以休息於田里官吏不能大肆其姦貪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惟禁其爲非而去其爲害則民皆安堵矣

一選官夫官不必備惟其人葢言三公之選其餘庶官各有所治之事不可一日而缺也況在山東頻年水旱盜賊竊發民多貧窮可不選官撫治之乎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今國家守令之選不為不嚴但廟堂銓選有時而各處闕官無已即日山東見闕宣諭使二員濟南東平濟寧東昌益都見闕總管五員高唐海寧沂州見闕知州三員

其餘佐貳之職闕者尚多有之且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固為令典然多係老耄疾病之人日暮途遠但知求公田俸禄肥家飽妻子而已其能潔已奉公勤力於政務者幾何人哉方今山東郡縣違僭囓齊俱係投下守令見闕者十居二三老病者又居其半然則欲治化之興行盜賊之屛息其可得乎宜從朝廷將山東按治所屬宣慰司各路州縣等官下及鎮店巡檢捕盜之屬但是見闕守闕省除部注共為

一選作急銓注仍須選擇年力甚强歷練政務無大過犯附近籍居見闕者勿俟宣勅即使赴任如此則郡縣有人庶可責以政務政務既修則善民獲安惡人知懼仍須今後但有急闕隨即申達補注庶不闕官撫治其民矣

一錄囚夫刑者詰姦禁暴所以輔治也近年以來郡縣或不得人刑政因以失度民怨傷於和氣水旱因以為災年穀不收實原於此且陰陽變理雖根本於廟

堂而政化承宣實責任於郡縣故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此一郡休咎之徵豈非守令所當責乎今山東郡縣罪囚除憲司審理疏決外在禁常有八九十起枷鎖不下數十百人罪狀昭著者不得明正典刑事涉疑似者不敢輕易釋放豈惟淹延囹圄誠恐别生事端且如去秋大盜王五十等刼畧開濮等處脱放禁中罪因同力相濟往往得其死力是則所係益甚大也宜從朝廷聞奏選

差五府通曉刑名官員前來山東一一審録如果無疑比及春分各正其罪庶幾刑政肅清惡黨警懼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以戰國之時明其政刑大國猶知畏之況今山東草竊有不知畏者乎

論近年無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

欽惟聖天子臨御天下仁澤及於臣民然猶遣使宣布德意而明詔有曰和氣未臻災青時作夫政化既布於

多方而災異尚彰於聖慮葢天人之間其理本一故人氣和平則禎祥斯格人心憂鬱則災異疊見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斯其已往之明徵可為後世之規監我國家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爰自近歲屢興大獄或值誣枉陷於極刑或涉嫌疑輒被流竄多出一時之好惡孰思天下之至公伏覩至正五年二月初四日詔書內一欵近年無辜被害之家仰中書省分揀昭雪改正欽此中外聞之咸曰聖天子一視

同仁無間於親疎遠邇則臣民之家或誣枉於人言或橫罹於非命某家今當昭雪某人今當改正若家貲已散當敘復其官職若子孫或亡當嗣續其宗族或在遠方當召歸於鄉里或人已沒當追贈其封謚庶幾生死之無憾必致瑞應之畢來夫詔令既須於九有分揀責在於中書然惟至公可以服人心惟至平可以召和氣當自某年以後其未昭雪改正者早為從公取勘一一仔細分揀使聖恩普洽於幽明公道大伸於天下然後

和氣斯臻災眚不作年穀豐稔黎民雍熙不勝幸甚

禁治死損罪囚

洪惟聖朝奄有中夏深仁厚澤普洽於黎元明罰詳刑務存乎寬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獄滋章重使生靈彫弊無辜者牽連受刑有罪者僥倖獲免舞文弄法恣快於貪姦肆虐逞威尤便於皂隸始則因事以織羅次則受財以脫放及聞審囚官將至却稱被罪人在逃縱欲陳告其取受却緣本宗事未絕設計

害民無所不至其有結案之因當使明正其罪令縣未嘗申解於州州未嘗申解於路或畏刑名之錯或因結案之難不問罪之輕重盡皆死於囹圄斷遣者既未嘗有平反者蓋所絶無夫廟堂宰輔惟恐一人失所而州縣官吏輙敢恣意殺人感傷天地之和蓋亦莫重於此近因欽奉詔書巡行畿甸詢民疾苦疎滌冤滯念國家治安既久本欲生全其民令中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其在江南猶稍知懼結案幸達於中書判送悉歸

於刑部議擬方在吏手因徒已死獄中且重罪飛申先使知事之元發有司月報又欲考事之施行令皆視為虚文一切置之不問夫朝廷作法如此郡縣慢令可知京畿積獘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憤怨藴於人心災異形於天變水旱大損於禾稼生靈日入於貧窮聞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為痛哭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海宇承平百年正當申明刑政感格和平而乃因循苟且隳廢如此欲望禎祥駢臻黎民安乂葢亦難矣

宜從都省明白聞奏今後內外輕重罪囚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申解所司或斷訖笞杖等罪或審復結案待報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因患某病某醫用何藥餌竟因某病身故年終通行開寫畧節情犯緣由次年三月以裏申達省部選委刑部文資正官一員巡行仔細披詳如有淹滯刑獄決遣不當妄申急證死損數多皆當驗事輕重依例治罪庶幾朝廷明其政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敢生事擾民

罪因不至冤濫死損

乞詳定鬬毆殺人罪

蓋聞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重者莫大乎殺且立法在於可守用刑貴于適中夫法不可守則徒法不能以自行刑不適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古昔之用刑必也隨世而輕重故殺人者死雖有定名然鬬毆之情至為不一若皆置之死地或情有可恕欲悉為之斷放則死者何辜照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趙奉政牒鬬

毆殺人輕重似少詳論本部議得鬬毆殺人所犯不一原情議罪事各有異若許一例斷放被死之人寃何由雪又恐官吏乘此弄法漸生奸弊甚於刑政不便如准所言但犯鬬毆殺人追勘完備依例結案詳斷庶免差池都省准擬又照得至正五年五月中書奏准節該鬬毆以手足毆人及頭撞擊或用他物於人非要害處毆損致命者或因鬬擊非虛怯處痛氣攻心邂逅致命者並為本無殺心擬合杖斷一百七下並流三千里其因

鬬用刃及他物於人虛怯要害處毆擊登時而死或因
非鬬爭無事而殺并被毆者原無忿爭止辯已事因而
致命若鬬毆罷散聲不相接去而又來毆人致命身死
者以其即有害心並從故殺之法依例結案待報欽此
夫以法制平允則永遠可以奉行如或執一則刑獄必
至淹滯近因欽奉詔書巡行畿甸詢民疾苦疏滌冤滯
所歷州縣等處或有鬬殺之因原情比附新例往往不
克斷遣盍禁奸止暴固宜嚴肅然哀死恤刑尤當慎重

且令村野人民素無教養誤犯刑憲者多而郡縣官吏貪汙苟且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詳情審問又復不肯追勘結解致使獄囚淹延一切死於囹圄豈惟玩弊刑政實爲感傷中和書曰罪疑惟輕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宜從都省詳定其法務使允平庶幾天下在獄之囚幸得以生全國家好生之德普洽於遐邇

河南脅從詿誤

自昔國家信賞必罰敷揚治化惟務安輯於九有宣布

號令是欲彰信於兆民夫治化清謐則民宴然受惠號令反覆則事紛然不寧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民撫之則安此古人之格言實有國之明鑑欽惟皇元奄奠中夏列聖相繼於今百年益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靜養民力中外無間號稱治平近因至元五年盜起河南之境造謀起意不過范孟等十餘輩脅從詿誤連及趙文鐸等七百人賴上天垂祐民社而渠魁旋即誅夷惟餘詿誤之徒迄今議擬未絶比者承詔奉使京

鐵詢民疾苦疏滌寃滯省部時政一二耳目之所見聞若復循默不言是負朝廷委託夫事或涉疑人誤犯者則情有可矜法已至明人故犯之則罪在不宥然時有變通人有衆寡而爲治者亦未嘗不致察焉昔者中統之初李璮叛亂震驚河朔殘擾山東伏讀當時詔赦節文有曰豈期逆璮幾陷全齊遂愚爾衆咸蹈禍機顧其勢之使然豈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討既平人心尚惑奚暇偏枯之恤庶令反側之安除將逆賊李璮父子並同

謀者並正典刑訖外知情脅從詿誤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書到日並皆原免欽惟世祖皇帝聖神天縱臨御中國既誅逆賊李璮即將知情脅從詿誤逃移流亡之人並皆原免蓋當是時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國家仁厚寛大海涵養育所以收人心安反側者如此邇者河南范孟之徒偽造中書之奏目矯為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州行之縣詐稱朝廷之使者未嘗明言其叛謀一言之出其事急於星火數日之内何暇辨其偽真

是以聖天子上體世祖之寬仁下軫民庶之昏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日因頒詔令於天下特出專條以赦之河南之民歡呼鼓舞帖然安定始獲更生之賜經今已是數年議擬猶或未決竊慮遠近民有未安誠恐中間事有未定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號令之出不可壅逆而不行也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欽奉詔書內一欵反賊棒胡朱光卿韓法師等明正典

刑外其餘未獲詿誤之徒並免其罪葢有國家者本欲百姓治安而已故或罹水旱之災則加賑恤之恩視之惟恐其如傷也或遭過誤之罪則行寛宥之典撫之惟恐其不至也且以李璮之叛其知情脅從詿誤者並皆原免棒胡之反未獲脅從詿誤之徒亦免其罪今范孟等謚殺宰臣亦已伏誅而脅從詿誤之人既已赦之又復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信也夫以堂堂朝廷之尊而號令反復若此既有損於國體又輕失其人心豈惟

致疑於多方復恐貽譏於後世宜從都省早為明白聞奏將河南脅從詿誤之徒欽依已行詔書並許赦原以斷天下之疑以絕四方之惑使海内之民信朝廷之號令而無反側之心沐國家之德澤而安承平之治不勝幸甚

乞差官録囚

欽惟祖宗混一區宇既有民庶之衆尤宜刑政之修蓋發政施仁固朝廷之急務戢姦禁暴亦郡縣所當為是

以司刑官吏允貴得人若官不得人則之推鞫之明吏不得人惟務文深之害或無罪枉陷於刑章或有罪僥倖以苟免以致下有寃抑之苦則必上干陰陽之和故累朝以來屢差官審决葢欲刑政肅清臣民畏懼故也竊惟本省控制四道總轄三十餘路至正八年十二月分共計見禁輕重罪囚一千三百一十五起三千九百三十六名每歲約支囚糧七八千石冬夏衣鈔若干百定夫以江浙四道固曰地大民繁犯法者衆若使官吏

得人治化清簡則獄訟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考其罪囚在禁月日有十五年者有二十年者又至正八年之内四道共計死損罪囚五百餘人夫既不能明正典刑皆徒死於囹圄何以為姦惡之勸乎况兼本省之地東南與海相接近年海中為盜者衆除已招安為民各居鄉里當差外其餘在禁之人亦合一體明白審録區處且以累朝審囚條目具載憲章伏覩聖天子即位以來所降詔書屢以罪囚為念其惻隱之仁欽恤之意可謂至

矣元統二年十月內一欵刑期於無刑蓋以弼教而助
治也議刑之際可不慎歟司刑之官宜加詳慎務在平
允毋使冤濫致傷和氣又一欵內外見禁重囚中間若
有贓仗未完屍傷不明證左爭差累審累番禁繫三年
不能决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用心詳讞果是
疑獄即與疎放至元四年正月內一款各處見禁重囚
果有贓証不明事情疑似累審累番虛實難辯三年不
能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詳讞疎放至元六年七月

內一欵各處刑獄寃濫葢因捕盜官廹於期限推問官暗於刑名審復之司不加詳讞以致在禁之人輕則淹延歲月破蕩家産重則死於非命朕甚憫之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即與有司正官詳加審理輕者與決寃者辯明累審累番果無顯驗在禁日久疑不能決者即與疎放具所放縁由申達上司如無寃抑依例結案至正三年十月內一欵比來獄犴滋多中間寧無寃濫其有累審累番别無証驗在禁日久疑不能決者在內

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研窮審理具由申達省部詳讞疎放如無冤抑依例結案至正五年二月内一欵内外獄囚有司不得其人中間不無冤濫仰監察御史廉訪司詳加審理輕者疎決重者依例結案冤抑不能自明者即與明辨累審累番三年疑不能决者疎放具由行移有司申達省部至正七年七月内一欵諸禁囚枷鎖監收飲食治療具有成法近年有司失於奉行畏上司之審録懸上司之駁問往往將病囚不即治療無糧者

弗與飲食甚者託以患病其實抑死囚中使為惡者失正其罪究抑者含恨九泉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又當年十二月内一款刑獄之重民命繫焉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息各處見禁罪囚恐有淹滯詔書到日所在有司即與用心推理合疎決者疎決合結解者結解毋以小節不完淹滯囹圄其有在禁五年之上累審累番疑不能決者在内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吏為讞疑狀昭著釋之仍具所由省達省部欽此夫以聖上

好生之德見於明詔者一一可考然自元統二年至至正九年十有六年之間不知各處辨明疎放者幾人結案待報者幾起司刑者獨可置之不考其故乎是以徒見囚徒日益以衆文移日益以繁有傷聖明仁厚之至化以致雨暘連年之失時當國者可不為之深思長慮乎宜從都省聞奏精選通曉刑名官員先將各省見繫罪囚多處一一審録比及立春使罪狀明白者各正其罪情犯疑似者悉與辨明庶幾國家刑罰見於施行民

庶知所畏懼而不敢犯寃抑淹延亦得寛釋而無怨恨矣務施聖上恤刑之實恵勿為有司一切虛文不勝幸甚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之謂也本省除將輕囚行下各處依例斷決重囚催督追會完備聽候死損者行移究治

滋溪文稿卷二十七

滋溪文稿卷二十八

元　蘇天爵　撰

題跋

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尚乎沈淪於言語文字者常背馳於聖賢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絶乎舍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

行葢未有絶此而不習以從事於空無所援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語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爾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博而有以為致思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久而可以傳精微於久遠者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葢未嘗為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彷彿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學何自而見也耶

書續夷堅志後

右遺山元公續夷堅志四卷述金季災異事也昔者聖人語常而不語怪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所書何災異之衆多歟將天出此以警時君而聖人筆之以戒後世歟宜其深切著明之若是也葢天人之間一理而已故人事作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有不期然而然者夫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也法度未至大壞也人才猶衆多也然其變故已如此矧後世衰亂之極者乎予觀三代

而下其衰亂未有若晉之甚者也故災異亦未有若晉之多者也而宋金之季實有以似之其在南方番陽洪公為之志其在北方遺山元公續其書凡天裂地震日食山崩星雷風雨之變昆虫草木之妖葢有不可勝言者矣他時志五行者尚有稽焉未可以稗官小説目之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讀是書者其亦知所警懼矣夫

題丞相東平忠獻王傳

至治二年冬天子勵精圖治獨任丞相期復中統至元之盛丞相亦感激盡力鋭然有為思稱天子責任之意君臣同心親信無間真千載一時也當是時朝廷肅清刑賞攸當忠直獲伸奸邪斂避天下之人莫不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而小人怨恨思害之矣明年駕幸上都是夏上嘗夜寐弗寧命作佛事丞相奏曰民惟邦本財出於民用之無度則取之無節民不勝其困矣古人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惟陛下留念上瞿然曰朕所

經營捨壽安山寺餘皆完其故耳民亦吾民耶爾後勿興建也西方僧言國家當有災異宜大修佛事釋囚徒丞相叱曰爾欲圖金幣耶因上言臣少無能蒙陛下拔擢待罪宰相方欲除惡進善致治隆平諸人共沮撓之臣度不能有所為矣上曰卿有事第言之佗人言朕弗從也天爵昔聞其事心竊識之因見國子司業富珠哩公述丞相傳感而志其末嗚呼以先帝之剛明英斷丞相之公平廉直使天假之以年精練悠久廓包荒之量明事理之幾則其

規摹施設將大有可觀者雖然自古忠臣義士欲除奸邪卒為小人所搆害者葢有之矣寧非天耶寧非天耶

題訪山亭會飲唱和詩

鄉先生甄退翁讀書而不求官集園亭於負郭之野為歲時游息之所大德中故翰林學士王公宣慰使周公皆休致里居日偕修齋馬君西泉郭君徜徉於退翁園亭間飲酒賦詩悠然娛樂此其當時唱和詩也昔人有言家無宗老則閨門亂鄉無耆舊則風俗薄朝無老臣

則社稷輕嗚呼比年諸老先生相繼淪没前輩風流日遠因退翁之孫克敏出示此卷良用悵然

題中山周氏施粟詩後

余嘗經過定武愛其俗朴而民敦右族多而趨末者少故凡郡中名卿碩士喜與之游而周君者獨以貲雄能於凶年出粟活其鄉鄰之貧者予益信其民俗之多美也夫周君初非有求於世也第心有弗忍焉爾嗚呼世之任斯民之責者獨能無感於衷乎然則周君之事固

可流聞而取信也夫

書姚君墓誌銘後

至順三年春勅省臺遣官録囚郡國天爵備員南臺分行岳漢常澧辰沅諸郡囚在獄者無慮數百人或無罪被桎梏或有罪以賕免既皆隨事正之甚矣民之可矜而刑辟不可不慎也盖用心無欺則可以察人之情偽守法不撓則可以寄人之死生自昔君子之治獄如斯而已故罰及而人不冤法設而民不犯因讀姚君銘章

重有感焉彼十九人者非姚君則亦徒死獄中葢當是時江南歸附未久國家勝殘去殺之教猶未洽也今江南平定幾六十年嶺海之間雖險且遠寧無用心平恕若姚君者乎夫姚君政績非一而銘章獨書治獄之事者亦欲為吏者有所觀省也

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

嘗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呉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為極邊及當使遠方則

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於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歲往清暑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以得侍清燕樂於扈從殊無依依離别之情也予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以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閒暇作為歌詩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予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為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為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題王彥禮赴鹽場司丞詩後

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祭祀賓客及王之膳羞而已未聞富國以厲民也後世財用無節郡國始有鹽鐵酒榷均輸之制而計臣裒刻之利興民始蕭然重困矣大德中予初來京師時鹽米甚賤國用富饒其後鹽日益貴法制愈密而國用亦未聞大裕也議者可不思其故耶彥禮以儒者莞鹽筴於其行也故推其本而略言之漢元始間策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嗚呼安得如斯人者而與之共議哉

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

宋在東都時公卿大臣多葬鈞許汴鄭間豈以子孫仕於朝者歲時便於展省歟及遷國江左南北隔絶向之邱墓蕩爲樵牧區矣子孫雖有存者逃難解散亦莫知所之范蜀公之墓在今許州襄城縣房村保九世孫偉可獨能訪知其處而拜謁之然則君子之澤詎可以世

計耶蜀公當嘉祐間擢知諫院時仁廟春秋已高未有繼嗣中外危之蜀公奮不顧身直言切諫章十餘上卒賴其言以定宗社大計茲其所以為有後歟偉可之房僑居武陵兩以進士會試京師其修潔文雅望而知其為故家子孫噫范氏其將復振乎至順四年五月甲寅趙郡蘇天爵書

書林彦栗文稿後

余讀林君彦栗之詞章愛其清厲奇古超乎高明而無

世俗之雜也昔宋季年文氣萎薾不振國家既一四海文治日興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繼以古文倡海内之士蓋有聞風而作興者彦栗亦其人哉當延祐時朝廷設科方務以文取士大江之南士之求售於有司者恒千百人彦栗於斯時獨刻意業古文詞詩不趨時好當路者竒其才欲薦揚之而彦栗不幸卒矣嗚呼天之生人也與其才者或奪之壽以唐之李𩅰李賀宋之王令王回皆天才卓越非偶然而生卒窮困不壽而死然其

文學已足暴白於後彼富貴壽考震耀一時者未嘗無人或其事業不足以垂世遂皆湮滅而無聞若彥栗者藉其詞章亦自能不朽矣

書袁德平文稿後

國子伴讀四明袁杲手其先君子文一編示天爵曰吾先正獻公學於金溪陸先生至正獻公益修其學俱有家集傳焉蓋非專以文名於世者也先君子生於宋季皇有江南教授州郡志之所存著於斯文而已天爵聞

其言而感焉嗚呼儒者之學大矣豈綴文之士所能盡乎自聖賢之學不傳而六經之訓曰泯宋在汴時周程朱公倡明道學學者始克知所本矣及遷國江左一時大儒各以其學興起於世其徒從而應之者考索之精問辨之博固有所未及也而金溪先生獨超然所見發明其要欲直造於高明得其心之本真正獻袁公慈湖楊公親授其業者也故正獻之言曰學貴自得論語一書多六經所未言孟子一書多論語所未發聖賢豈求

異於人哉得於心發於言不自知其然爾正肅得其先訓以達於陸氏杲之先君子則正肅曾孫正肅公之孫也其於家學益覩有所聞焉天爵往年嘗官江南訪諸故家文獻之緒其子孫多微弱弗振而袁氏之學傳授甚遠杲也其益知所勵哉元統二年冬十月庚辰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題松廳章疏後

右松廳章疏五卷天爵備員御史時所建言也至順二

年冬十一月天爵蒙恩自翰林修撰拜南行臺御史明年正月到官未幾奉詔錄囚湖廣五月名拜監察御史時方在辰沅遠莫知也七月代者方至八月入京道除奎章授經郎十月始供職明年令天子入即位尋詔奎章儒臣侍講六經禁中天爵亦進兼經筵譯文官是歲冬十二月復官六祭明年四月敕翰林修先朝實錄遂有待制之命其在察院凡四月耳而又稽覈諸司吏牘監攝廟社祠享故所言止此嗚呼居言責者豈易為哉

昔人或焚稿以示謹密之意或存稿以彰從諫之美顧天爵何人敢為是乎第藏之於家以示子孫元統三年夏五月廿日亞中大夫中書省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蘇天爵題

題劉尹瑞芝詩後

浙西憲司經歷劉君向為滿城宰政修訟簡大修孔子廟有芝生於廟中聞者異焉未幾擢掾憲臺中朝縉紳詩以美之咸以芝為瑞草和氣所能致也夫天人之道

感格無間故災異慶祥史册並書所以究觀政事念用庶徵者也夫劉君為政一邑祥應如此矧為治於天下國家者乎故本乎正心以正朝廷極於四方遠近莫敢不正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遂而萬民殖斯其為瑞不亦盛歟浙西地大物衆而劉君清慎有為將見列郡承風民物熈洽不但一草木之祥而已也

題黄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夏予與晉卿偕為太史屬扈行上京覽山河

之形勢宮闕之壯麗雲烟草木之變化晉卿輒低徊顧
戀若有深沈之思者予固知其能賦矣既而果得紀行
詩若干首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必
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今天下一
家朝野清晏士多材知深美非宣著於文辭曷以表其
所藴乎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太極賦名海内困
於州縣幾二十年今樞密馬公在中書日始自選調拔
置史館未幾丁外艱去官昔歐陽子以梅聖俞身窮而

辭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卿之詩縝密而思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辭耶

題商氏家藏諸公尺牘歌詩後

右尺牘歌詩一卷國初諸名公寄贈叅政商文定公者也文定諸孫國史院典籍官企翁持以示余洪惟國家龍奮朔土蹴金滅宋遂大一統天下人材咸萃於朝以致其用今觀卷中雖山林之士詞章字畫亦清婉可喜

盛矣人物之甚多也文定以智謀才畧致位兩府號稱名臣而其子孫亦多顯著企翁游冑館有聲薦名鄉試第一積分公試又中第一即釋褐入史館蓋學博文麗克振其家者也初至元元年乙亥予奉堂帖考試大都鄉貢士策問古今歷法衆中忽得一卷援引古事既詳次及國朝修授時歷時其官云云余曰此必文獻故家習聞父兄之訓者也擢置首選及開卷乃企翁也衆皆驚異予嘗閱唐宰相世系表甚愛諸公各修家法其材

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世而屢顯可謂盛矣因覽是卷而知商氏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

題忠勤樓燕饗詩

集賢經歴示其先中執法忠勤樓燕賔客詩徵余同賦往年承之南臺到官月餘奉詔録囚湖北泝大江而南臨彭蠡望廬山西抵鄂渚常以事至黄鶴樓又南抵巴陵居岳陽樓者十餘日遂拏舟過洞庭上沅水歴辰沅

常澧諸郡雖多瑰偉臨觀之美時方大暑日閱吏牘汗流浹背殊無從容文字之樂也事未竟名為中臺御史由蔡汴便道以歸卒不果還建業登所謂忠勤樓者今覽是詩頗起遐想異時得假一役遨遊江左縱觀吳楚山川之富追思六朝興廢之迹尚能為君賦之大中大夫御史臺都事蘇天爵題

題馬氏家藏宋名公尺牘後

昔者天爵為太史屬侍會稽袁公蜀郡虞公聞說故國

世家衣冠人物之懿葢甞慨想其遺風餘論而不及見也建德馬氏昆弟皆以才名列官侍從諸孫湖州路教授泰之出示先世交友尺牘有曰當今人才如執事者真不負委寄而久勞於外士論鬱鬱有曰當此才難之時如門下豈易多得嗚呼宋有國三百年養士求才可謂至矣慶歷元祐人材號稱極盛乾道淳煕名臣又何讓乎而諸公猶為此言甚矣人材之難也當國者可不樂育英賢而用之歟我國家嘗欲譔次宋金舊史故家

子孫多微弱弗振遺文古事往往放失無所稽考而馬氏獨能保守先業是則君子之澤可以世計乎哉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

文宗皇帝以天縱之聖歷試諸難既踐帝位海內思治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增建官儀黼黻治化詠謌太平萬機之暇命作奎章之閣陳列圖書怡心養神勑文儒置閣記親灑宸翰鏤諸樂石臣於時執事史館不獲一登文陛欽覩雲章之昭回及待罪南臺御史名入

中堂禾至除授經郎而鼎湖上仙第有攀號而已今上
皇帝入正大統學士臣言延閣之建本以緝熈帝學輔
養聖德宜開經筵日陳聖賢謨訓祖宗典則制可於是
講官儀制進説經義凡所討論臣竊與焉即命兼經筵
譯文官嘗為宰臣言今所進説當指事據經因以規諫
不可悠悠歲月徒為觀美無何再擢六察建言講官宜
賜坐設几雍容延納追忝右曹復有經筵叅贊之命屢
嘗執經勸誦瞻望天威穆然淵默而臣才能謭薄不能

內積誠敬敷宣典訓仰答聖明之萬一比者學士臣請模閣記識以奎章天歷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賜焉謹述列聖右文典學之盛德書諸左方以示後世至元二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臣蘇天爵拜手稽首記

恭書賈忠隱王褒贈制

伏讀異寧忠隱王進封制辭而知古昔君子為小人陷害其忠藎義烈未有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也維賈氏

自聖朝龍興之初習聞國禮備列環衛親密隆貴擬於
國人忠隱王歷事五朝眷遇尤盛讜言直進無所狗麗
其在宣徽宗王大臣近倖衛士芻饟燕享之節頒賚賜
予之數尊卑疏戚多寡等殺王身任之而無所辭小人
不便或生怨怒卒因逆臣乘間譖詆搆陷危禍其後逆
臣賊殺相國幾危宗社使能辨之於早則天下之惡無
由而成矣嗚呼鄙夫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聖人之
訓豈不明著也哉夫忠臣直士身死而子孫食其報者

多矣王之第三子禮部侍郎呼喇台嘗以材能拜監察御史刻奏臺臣不法黜之其人尋復柄用侍郎被讒家居者七年及其人再以罪黜始擢燕南僉憲入為吏部右司郎官清慎簡重嚮用於時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福慶流澤寧有既乎

書兩淮鹽運使傅公去思詩後

侍御史傅公昔以吏曹尚書為兩淮鹽使閔其民勞以前時所逋餘鹽十萬請蠲其額廷議是之章下淮民鼓

舞感戴其德大夫士又詠歌之甚矣君子之政不可徒

善為也民之感其善政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夫鹽之

富國在古未聞考之周官鹽人之政不過共祭祀賓客

王之膳羞而已及管仲相齊負海以正鹽筴計臣聚斂

之說興民始蕭然重困矣我國家既定中夏肇行鹽法

而河間山東平陽四川立課稅所每鹽一引重四百斤

其直銀十兩至元十三年初平江南而淮浙閩中並置

運司一引始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

貞二年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夫稅既增則鹽益貴甚至雜以沙土惡不可食小民嗜利犯法者衆郡縣之吏亦從而坐矣當中統初有司嘗高其鹽直而強取之民罹其害詔聽民便賣買食用然則鈠下以益上豈朝廷之意歟昔人有為江淮發運使者宰臣告曰東南民力竭矣又聞故老云大德中廣平何公當國聞有陳便利搜括田賦者皆力止之斯民晏然以遂其生茲其所以為賢乎傳公歇歴臺閣聲問焯

然正色敢言屢忤權貴一時搢紳莫不冀其大用請鹺餘鹽特惠民之一事耳昔先君子與公同掾東曹交契至深故謹書其去思詩後庶幾好功興利者聞之有所警焉

題諸公贈御史寶時中詩後

至元後紀元冬中臺御史十八人劾省平章姦貪不法章再上不報皆投印待罪於家中外聞之凛凛嘆伏彼其人方為得計輒出視事變更舊典視臺諫如仇讐以

其封章成於儒者之手心尤恨之居數日遂罷貢舉未幾其人竟以罪斥海南而前時御史官遠方者悉内徙其他亦稍稍進用於臺閣矣方其人之用也威焰赫然雖以臺諫攻之猶不能去及其敗也卒以臺臣往治罪焉而十八人者曷其識察之先驅除之力益亦忠直報國求稱其職而已是則臺諫之有益於朝廷烏可一日而缺歟昭功萬户府僉判官寳時中出諸公贈言求天爵為之書時中昔為御史乃十八人之一也為人清慎

而文雅其在中臺纔十餘日至今文采聞於朝野然則有國家者可不延納諫諍以通其壅蔽官風紀者可不思盡言責以圖報稱乎

題僉憲張侯異政記

監察御史張侯向為山南僉憲按行郡邑文采肅然或誣松滋縣小吏受賕具獄上有虫抱筆端而不得署侯心疑之卒明其誣汴吴徵君為作異政記令天下之吏俸禄甚薄其侵漁於民者勢使然爾故世視吏之受賕

率以為常而吏之被誣受杖亦不甚自辨也張侯於此能致察焉其用心良厚矣嗚呼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此漢所以益小吏俸也在位者可不思救其弊乎夫天地之間化育流行而無變異者財成輔相之力也故聖賢有作陰陽和而風雨時麟鳳朱草難致之物莫不畢至氣之所感名也東海殺一孝婦郡中枯旱三年玆非其明驗歟昔我國家建臺之初中外進用大抵皆忠厚老成之人故紀綱肅而治化興初非以苛刻為能徵贓多

者為功也然則張侯明一吏之寃其亦有闗於世道矣夫

跋金溪葛孝女贊

古者山澤之利葢所以潤國而養民後世聚斂之徒出民始不勝其困矣禹任土作貢荆揚二州惟金三品他州則無是焉夫人臣嗜利以掊克小人妄有所獻陳皆足厲世以害民當國者可不熟慮乎向聞江南之民有鑿山披沙以取金充貢者不足又市他所人孰恤其難

也孝女始因有司疆其父徵求銀冶不忍見其搒掠之苦遂投冶中而死刺史奏除其貢至今邑人賴之嗚呼夫以女子之行若此矧仁人君子之用世惠澤及民者何如哉然則孝女之祠於鄉宜矣危君又能表其文辭俾好功獻利者聞之庶有警焉

題鮮于伯機詩帖

嘗聞故老云鮮于公早歲學書愧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劒器

者同一機也公生燕趙宦吴越而詞翰有晉唐風屢薦名館閣不果一試卒沈抑外官命已夫嗚呼士有懷異負奇不克顯於世者可勝嘆哉彼居要官偶擅書名於一時百世之公議弗然也夫唐人工書故以書名世者難近世工書者鮮故書易名世矧公書極工宜有名以傳後世矣

題温氏五世同居詩後

余嘗行過郡邑每見以孝義旌其居者大抵多巨商盛

族豈禮誼生於富足者耶濼陽為都近百年矣而温氏已稱五世同居表異門閭蓋有司上其行御史覈其實故也按舊制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屛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冐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栁十有五步令則惟存烏頭二柱大書其人姓名雖為制視舊簡易然其表民化俗一也

滋溪文稿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程晉錫

滋溪文稿卷二十九

元　蘇天爵　撰

題跋

題補正水經後

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真定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好著述予自蚤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十二卷燕王墓辨

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并跋尾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文礪模本晉陽志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為江南行臺御史槀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録囚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為華容而縣尹楊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訛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令所刻者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

難以來散失無幾予酷好訪求前代古文遺迹字而僅得此則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没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已為釋氏所廬丘隴在滹沱之西太保莊者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懐賢不勝之感公之行事則具秘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云

跋趙子昂鮮于伯機與朱總管手書

至元五年己卯予被命使憲淮東訪問故家遺俗郡人皆言總管朱侯族世之懿侯本泰安著姓當江淮内附

之初以材能擢守維揚有惠愛於民民不忍其去因留家焉歷典六郡其治猶維揚也侯既違世子孫皆讀書修行為士大夫家所與婚姻亦皆一時名流碩輔夫淮南之俗喜負販以牟市利雖公卿大族猶或然也而朱氏獨以清白文雅表儀一方不亦甚可重歟余忝官於此以肅清風化為任夙夜惕焉惟恐得罪於巨室朱侯之孫道定方為憲史以趙公鮮于公手書示予且曰先公在時圖史甚富向因回禄之災僅存此帖庶見先世

交游之盛予嘉其意書其後而歸之俾觀者不徒玩其翰墨而已

題伊喇氏家藏軍需故牘後

右伊喇武毅公國初為都元帥時所署軍需故牘數幅其曾孫平江總管蹈中寶藏於家按是歲龍集丁丑金人已遯於汴河朔擾攘未定黎民瘡痍未復而太師國王方以兵平遼霫軍需為急故命史公行六部尚書以總其事觀其儲偫輸載之方出納折閱之禁養兵之實

恤民之誠見於一時文移者周詳惻怛隱然中國承平官府之舊昔孔子為委吏會計當而已矣況取天下者而無道揆法守其能為治乎愚嘗閲史公墓碑述其佐國王定東土悉心餽運軍中未嘗乏絶觀此益信其言矣武毅公之後為將為郡守名聲著聞而史氏亦再世輔相夫古之君子盡忠所事不茍簡以狥禄不矯激以干名宜其子孫蕃衍盛大如此覽者勿以吏牘故迹忽之也

書羅夫人傳後

向余貳南宮時有司以羅夫人貞節來上同列恐忤權貴欲不以聞余力言之事始克達及旌異命下同列者愧焉嗚呼當天歷初一時公卿將相崇官厚禄涵煦累聖承平之澤知盡忠所事葢亦鮮矣而羅夫人者獨能操守節義至於殺身而不悔茲烈丈夫有所弗及也嗚呼貞哉

書黄提學贈孔世川序後

天爵讀黄提學贈孔君世川之文而有感焉昔者國家初定中國而孔子五十一世孫金奉常襲封衍聖公抱禮樂之器來歸文治由是興焉奉常既老有冐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訟之有司誣被刑苦乃復訴之於朝始正其事是則世川之曾大父大父也邇年復有謬欲奪襲封者天爵適居中臺幕府帥諸御史力言其事未幾忝貳春官具事始末白於廟堂丞相以聞制可其請孔氏宗法卒歸於正焉當西漢時梅福上書曰賢者子孫

宜有土況聖人乎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觀福斯言由漢以來尊崇夫子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天爵列官京師與同僉太常疑道左司員外郎用道有同朝之好今又知世川父祖之賢能也世川由明道書院文學擢掾湖北憲府清慎文雅方將入官尚思朝廷尊崇聖人之道而無負其家學也哉趙郡蘇天爵書

題諸公贈歐陽德稱詩後

歐陽文忠公家本廬陵中年居潁宦遊南北屢有思潁之作或者疑之謂無瀧岡松楸之思也天爵閣嘗誦公吉州學記有云他日歸榮故鄉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文忠公之望於鄉人者不亦厚乎今海宇為一朝廷方由貢舉求賢吉之士賓興於鄉者常千餘

人中選者居頟之半誠不負公之所望矣公既家於𩔖葬於鄭其居廬陵者皆族人也然則德器其族孫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或然也近世衣冠故家其子孫往往微弱弗克振顯或者妄引右族名賢以自附會徒貽識者之譏德器世家廬陵又藏崇公以上封誥是則信而有徵矣

書周益公答孫季昭帖

右宋少傅周益公答解元孫季昭帖其曰六一全集鄉

邦合有善本適數士友留意斯文遂藉其力校讐褎次令廬陵模本葢公所校定者初歐陽公得昌黎韓子之書於漢東李氏壁間脱畧顛倒乞歸讀之愛其深厚雄博其後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歐陽公於韓子之文用功若此至朱文公考異出讀者始無遺憾甚矣校書之不易也歐陽公之文非若韓子重經五季兵難闕誤之多也然而公之為文始書屋壁時加修改一篇之成凡數脱稿故其文多異同益公悉購得

之既刊其一餘則附見焉夫二公之文必待名公校讎而後備則六籍之言遭秦焚滅今所存者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尚可一二言哉故漢置校書之官必求劉向揚雄之徒才任其選所以重其事也

題孫季昭上周益公請改修三國志書稿

宋鄉貢進士廬陵孫季昭三上書益國周公請改修三國史志以正漢統益公時已年老遜謝而止夫綱常名義天地之大經昔昭烈以漢室之胄上承統緒間關巴

蜀興復帝業諸葛忠武侯輔之名義既正規模斯張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三代以下凜然王者之佐陳壽以其父獲罪於蜀故史以魏為正滎陽太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正其失宋氏南渡執政大臣忘讐忍辱竊禄苟安一時儒者忠義感激痛憤怨疾既不果用思見於言此蜀漢統緒所由正也大則紀於册書次則表於論著季昭之陳三書亦以是歟益公既不遑作廬陵蕭常第為紀表四篇而已

至我國朝翰林侍講學士郝公經使宋覊留儀真始作帝紀二卷年表一卷列傳七十九傳録八卷曰續後漢書所以正統緒表忠賢其有功於世教蓋甚大也夫由漢昭烈至於國朝蓋千餘年始則一習鑿齒次則宋南渡諸公卒至郝公始克成之則知天理之在人心萬世不可泯也然則後之修史者義例之嚴正閏之辨其可不慎之哉季昭五世孫義方藏其書稿於家覽者尚及識季昭之心已夫前史官趙郡蘇天爵書

題國子司業硯公遺墨

昔者國家滅金之初王師徇地漢上悉俘其人以歸故江漢先生趙公鄖城先生硯公皆相繼至北方于是趙公居燕出其槖中伊洛諸書傳授學徒而中原名公鉅儒亦始得因其説以求聖賢之學鄖城先生流落雲中久之始達真定而居焉亦以經術為訓郡人翕然從之往往以儒著名世祖皇帝勤於求治廣於求材先生由布衣起家教授真定及建成均即遣使賜五品俸徵拜

司業而趙公不幸已卒矣嗚呼宋之季年東南文習益
獘士氣益卑襄漢之間人多朴茂篤行崇尚經訓觀趙
公硯公之所存豈不益可信歟其他老死山林而不獲
用者又豈少歟宋執政大臣方以耳目所及吳越之士
而信任之反視襄漢為樸學不足取不思文習之弊士
氣之卑國勢削弱不復能有為矣然則先生遭遇明時
擢置清貫庸非天乎先生之文質實暢達不繪不彫其
家多無存稿曾孫黄陂主簿惟仁始得遺墨藏之天爵

生晚不及拜先生屨前少則聞先郡公該道先生德業之盛長則與先生之孫宜興使君游故於主簿昆弟有世契之好焉因觀遺墨畧序兩先生出處如此俾多士庶有觀省而況硯氏子孫乎至正癸未五月壬申後學蘇天爵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張魏公世家西蜀薨葬衡山之麓愚官鄂省訪問故家遺俗則喬木無存不勝懐賢之感廬陵劉氏藏魏公與

其先世手帖五幅其憂念民社疆埸隱然著見於辭向
聞諸老言南軒先生侍魏公督軍江淮忽報邊騎且至
魏公以兵少為憂先生進曰當率城中軍民戮力一戰
不得已則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嗚呼臣子忠孝如是宋
室馬得而不中興乎

題晝錦堂詩遺墨

韓魏王初以武康之節來知相州其後罷相再鎮鄉邦
乃建晝錦之堂作詩以遺相人其意以歲時存問父老

繕完先壠為喜以重禄安閑不稱方靣為懼以忠義大節誓死不變為心以私任愛惡快已恩仇為戒讀之令人悚然起敬王勤於吏職親覽簿書或言王位重年艾賜守鄉郡本以安養無治細事王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乎此王忠誠愛民所當法者夫古之公卿大臣皆得牧守鄉郡蓋習其土風則為治也易殆懸車請老鄉人師其德誼歿則祭於其社後世仕者既以嫌疑不得典邦鄉及其老也或

持吏短長武斷鄉曲皆王之罪人也讀王之詩寧不有感於袠歟初堂之成歐陽文忠公為之記至今人喜誦之而王之詩人知誦之者寡王子孫多散處江南武昌儒學教授敬王十世孫今居台州係出丞相文定房家藏王親書是詩墨本予故表而出之以為天下後世勸

題咸淳四年進士題名

右宋咸淳四年進士題名石刻一卷兩淮鄉會題名附湖廣省掾姃洪甫所藏也按是榜取士共六百六十五

人其第五甲第七十四人是為洪甫之考伯陽先生其年歲次戊辰皇元至元之五年也明年大兵圍襄又七年宋亡天下始定於一嗚呼宋以垂亡之國而猶設科取士若此則承平文物之盛可知矣我國家初定中原歲次丁酉詔遣斷事官朮虎乃宣差山西東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劉中遍詣諸路收金遺士程試所學以復其家至世祖至元十一年始頒貢舉條例是時賢才衆多治平方臻故弗果行及仁皇臨御嘆人才之不足乃出

獨斷行之既而權臣請罷其事皇上尋詔復之而八舉取士六百餘人成均試貢弗與也洪甫又藏登科所錄及報榜帖備見一時科場遺制昔皇慶初朝廷講求貢舉舊法而故宋進士之在者則有姚君登孫熊君明來年君應龍惜乎伯陽先生已物故矣夫天之生材非學校教養不足以致其美非有司程試不足以知其能此漢唐以來賢良方正詞賦經義諸科所由設也不然士將倀倀然無所依歸羣然雜進賢不肖混淆有國家者

何以精别能否而用之乎伯陽釋褐為京山簿尋用薦者選長壽令歸附後居荆南與柳城姚公洛陽暢公為文字交隱然一代老成耆宿洪甫亦清謹克世其家云至正三年歲次癸未秋七月戊寅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衆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劉光遠文稿後

至順三年予忝官六察奉詔録囚湖北四月至漢陽拜謁儒宫校官進説經義引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之文反覆葢千餘言敷腴粹正慈祥哀矜予惻然為之動詢之其人瀏陽劉光遠也是後歷掾洪鄂兩省佐理問幕凡十二年持其文稿復見予于鄂省旬宣堂余讀其文體正而氣完辭潔而義密夫湖湘之南山水峻清而人之生得其秀麗精英之氣者居多故竒材異人往往間出若今翰林歐陽公穎然拔萃者也光遠與翰林同里又相繼應鄉貢進士舉獨淹留沈滯于小官簿領之中二十餘年無所芥蔕嗚呼士有抱負異材終

老山林弗能振耀於世者多矣獨光遠乎方今朝廷撰述前代遺史徵車四馳收名文學才識之士惟恐有遺若光遠者文華之富叙述之工絶出倫輩惜予遠在外藩弗克薦達也然而至寳潛乎山川之幽其光氣輝然特見於外者孰得而掩之哉至正三年冬十月庚子趙郡蘇天爵題

題司馬温公人物記

宋元祐初司馬温公當國一時人物咸聚於朝是編所

記二百餘人或一人屢見若王同老謝御材韓宗道是也或止記其父兄師友或盛稱其問學才能曰某人云然若欲再三詢問之者益求賢任官固宰相之職而聽言觀行亦君子之所當慎也矧温公以誠實之資方更化之始人材毀譽宜詳察之或疑蔡京亦與於是當是時温公議復舊制初改雇役為差役京知開封府事五日之内盡命畿縣變之温公喜曰人人如是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使居相位者皆如温公則京在下列其材亦

稱任使置之高位則不可也是編之中有龍游令王斐者投春秋以王正月為建寅有慶州機宜韓川者王呂用事無所向背有知邕州和斌者在嶺南三十年喪十八口觀此則温公之於人材或解經之著新説或居官不事請求或遠宦之罹哀苦皆一一訪求而得之甚矣用心之至也聞者孰不有所感而興起乎至正癸未冬十有二月丙午趙郡蘇天爵敘衹書

題孔氏家藏宗勑牒後

宋東都時孔氏顯者則有曲阜道輔父子臨江三仲弟兄皆聖人之裔也建炎南渡衍聖公亦徙三衢令孔氏居江南者多祖曲阜然惟臨江三衢文獻信而有徵嘗聞故老云宋社既墟廷議以襲封之爵當歸三衢彼固辭曰吾既不能守林廟墳墓其敢受是封乎嗚呼孔氏居江南者皆當以斯言為念也因觀學文所藏七世祖毅甫郎中元祐五年赴闕敇感而為之書

題杜君墓表

盱眙縣侯納𠔃不花既遷宗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杜公墓於慶仙山請於晉寧張翥為文表之其用心良厚矣世之守令大抵多武夫俗吏于民之生者猶不知恤况死者乎侯以進士入官深知愛民之道于一士之枯骨尚不忍其暴露則於民生惠養當何如也夫江淮之間父子兄弟死則棄之中野棺榑骸骨縱横見者恬不為異甚矣禮俗之壞也予始至淮憲即移文諭民瘞之今覩杜君之葬則縣侯之能化民表俗不亦賢

乎侯之爲縣庶以律身寛以治民廣修學宫以興政化其施爲具有本末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侯庶幾焉

書吴子高詩稿後

吴子高屏居鄠渚蕭然一貧妻子食或不充口維哦詩爲樂未嘗一事干人人愛重之夫江湖之上士多挾詭譎以事請謁而子高制行清慎若此其果異於人乎故太禧使阿榮存初少與子高游嘗薦爲奎章僚屬秩滿

南歸詩益曰工余知子高非第能詩而已至於近代公
侯大家衣冠族姓之世系勛勞門閥之等差皆能探其
原委而詳陳之彼居著作之廷者或有所未及也夫詩
莫盛於唐莫逾於杜甫氏其序事核實風諭深遠後世
號稱詩史傳曰詩可以觀豈空言云乎哉子高之詩蓋
有所本矣我國家平定中國士踵金宋餘習文辭率麤
豪衰苶涿郡盧公始以清新飄逸為之倡延祐以來則
有蜀郡虞公浚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於時士皆轉相

效慕而文章之習今獨為盛焉子高自大德末已以詩名湖湘間惜乎沈淪小官而弗克顯嗚呼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其信然耶其信然耶至正四年正月乙酉趙郡蘇天爵題

書冦隱君傳後

長安冦隱君業儒而醫遯世弗仕詩書教子孝弟力田問望冠於一時中朝諸老若左轄許文正公姚文獻公太史令楊文康公悉與之友歲時書問不絕今皆藏於

家文正之言則以別後所接所聞無非僥倖憶昔相從講說皆力本務實者也文獻則以名犢田園為託及言春秋植桑條桑之法其利甚博文康則以救療其子為感維昔世廟初受分地於關中即命文正教載多士文獻勸治農桑而先王為政之本已基於斯時矣及其即位文獻由大司農入居相府文正辭免中書猶命領成均為冑子師則世廟之聖謀神算蓋深遠矣夫王者之治天下其樂育英才教養民生孰有急於此者乎故當

時公卿皆為有用之學以濟斯世如農圃醫藥卜筮星歷亦古人所不廢者也其後文康以治歷明時受知於朝獨隱君深藏遠引不及名用而終然古之君子有德而不食其報者當在其子孫令隱君之孫靖以明經舉進士為乾州判官是尚能振其家聲也哉隱君諱士謙字子益既卒郭集賢傳其行趙郡蘇天爵讀之有感為記其後至正四年六月旦

題石珏畫

御史張侯家藏石珏千里秋晴圖一卷峯巒渾厚烟林清曠臺閣古雅人物幽閑畫者工其一已稱至藝今欲萃衆工人之所藏誠不易也珏家青社父祖並能界畫珏兼畫山水意欲步趨古人或傳是圖運思歲久方成昔宋宣和時購求古畫置畫學珏亦畫學生也金人取汴悉輦而北大定明昌文治極盛一時詞人若楊秘監邦基任鹽使詢耶律右丞履王翰林庭筠皆欲以絶藝名世葢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豈特書畫然哉曩余授

經禁中凡秘府所藏𨳡同范寛董源奇迹亦嘗獲見及官江南縱觀鍾阜匡廬之高厚洞庭彭蠡之幽深而江鄉山館竹樹陰蔚風雨雪月千彙萬狀思得良工摹寫其彷彿而世無工畫者今覽是圖恍如昔時所見于是留玩月餘題其後而歸之

題諸公寄贈馬尚書尺牘後

予觀諸公寄贈尚書馬公尺牘一卷嘆國家人材之盛致治之不苟也馬公以經濟長材際朝廷有為之日職

專邦之大計世皇任之而不疑斯所以克盡施設世獲
其濟也歟當是時中原始定江南未歸民尚瘡痍事多
草創而川蜀用兵江淮屯守芻糧鎧仗舟楫之用飛輓
調度征戍之勞羽檄交馳急於星火馬公始則任轉運
於關中繼而總全穀於民部終則督餽餉於河南蓋終
始不離煩劇皆從容談笑而辦未嘗務聚斂以擾人亦
未嘗進羨餘以希寵國用既足民力亦紓故時人以劉
晏方之于時分符典部於外者若故都督史公樞治東

平平章牛公顯治南京宣慰使陳公祐治河南或以民
罹災異請寬其租賦或以沿邊供偫請定其方畧備見
於尺牘之中大抵為國為民而非一已之私計也若故
吏部侍郎高公逸民被命出捕飛蝗以不克盡絕為憂
此皆至元初年之事世皇方厲精圖治而天之降災若
此惟其有節用愛民之實故治化亦如是之盛也國初
歲在庚子有貴臣總天下財賦惟掊克是務以真定課
最諸道脅為公具增辦手實公慨然曰夫利猶水也源

深則流長民實其源可竭之乎嗚呼今方内連年水旱茶鹽田賦之入亦云極矣而財用益屈經費日益不足安得如馬公者與之共探其本以究其弊乎昔漢之為吏居官者長子孫蓋其謹於奉法廉於守身故能久於其職若于定國為廷尉鄭當時為大農令皆歷十餘年不遷然則馬公之總邦計至終其身則子孫之昌大蕃衍有以也夫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甲午中奉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題

題馬氏蘭蕙同芳圖

江左好事者慕馬氏昆季之賢繪蘭蕙同芳圖以貺之館閣名流復為詩以美之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馬氏本維古族自鳳翔兵馬府君始以官名為氏尚書忠懿侯當中統初轉漕給邊餉有功請令編民通一經者復其家以詩書禮義訓其子孫卒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三傳至中丞文貞公以文學政事致位光顯初尚書有子十一人孫二十人曾孫

三十餘人或執業成均擢進士第皆清謹文雅不隕其家聲遂為海内衣冠閥族天爵辱荷中丞深知又與元博共事憲府故知其族世之懿嘗讀中丞述尚書墓銘有曰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繩繩子孫思馬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嗚呼世之有官君子可不思正家法以傳其後乎

書容城李節婦詩後

予讀容城劉文靖公王孝女旌門銘及西山瞿節婦詩

愛其詞嚴誼正切於世教凜然使人有所興起也昔金之亡一時節義之士不可勝紀當國家草昧之始而婦人女子猶能若此甚矣中州風俗之美也夫君子所過者化而劉公言論風節天下猶當思之況居其鄉者乎然則李氏之貞一有所本矣朝廷旌異之者所以勸善也彼不學無術之徒弗知風化所由返謂豪民求蠲徭役誠如樞判韓公之所嘆已夫

跋三笑圖

往年行過彭澤慨想陶公高風不可企及西望廬山林壑深邃是宜隱者之所居焉陶公世爲晉臣值宋革命高蹈深隱其所與游蓋必志同道合者也自昔士生不辰逢世多難往往晦迹浮屠老子法中然則惠遠修靜抑亦避世之流歟

滋溪文稿卷二十九

滋溪文稿卷三十

元 蘓天爵 撰

題跋

題歐陽公與劉原父手書

歐陽文忠公生宋盛時禀中和之粹作為文章雍容温厚炳然一代之制片言隻字皆有深意今讀寄公是劉公手書感慨係之蓋昔君子小人不相為謀雖亂世未

嘗無君子治世未嘗無小人特在上者用舍何如耳當至和時陳執中居相位而天屢出災異兩制諸公多求補郡公是上疏陳之其略曰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論誼質直不阿執政有益當世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倖之心仁宗亦悟留歐陽公等不行書中所謂真性難移加以權倖側目交攻累年乞外不得者是也又謂子華喪弟直孺之許為郡漸有樂意不平山更

望增緝蓋子華絳也直獳黷也公是出知揚州皆不得立於朝矣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泰也方慶歷初韓范富諸公當國知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慨然思正百度共修太平海内悚然知君相之求治而權倖小人不便萬方沮之已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嗚呼以仁宗之忠厚明恕在位日久熟知臣下情僞又得韓范諸公爲之輔相可謂明良際遇而羣邪壞之世竟不克登於極治庸非天乎是卷御史

敬公克莊所藏公先相國文忠公實為先朝名臣晚歲屢名不起是亦難進而易退者故表先正之事以為勸焉

題諸公與智叅議先生書啓

右書啓兩卷國初名公諸老寄贈洛陽智先生者也先生諱迂字仲可少與竇公黙流落漢上丙申北歸深明易學屏居一室焚香鼓琴世務紛華翛然不足以動其心世皇在潛邸聞其名遣近侍持書及竇公同被名入見首陳王道上問方今有如周公者乎先生對曰主上

身其道跡其事心其心非周公而何是時耶律公楚材領中書政務命諸路置經籍所以儒者司之蓋欲士明經學興起文治先生分行京兆會廉公希憲商公挺開閫宣撫辟先生叅議其幕立經陳紀興利除弊畫賛為多暇則講説經訓以道義相切劘官雖僚屬誼同師友久之請致其事世皇不忍其去賜田宅俾家於秦仍歲賜銀三笏為養老貧先生辭之不可止取其一嘗有盜夜入其室裂其幣在杼柚者以去家人欲聞之官先生

止之曰此必閭里細民之貧者也官若捕之能無擾及善良傷吾鄉鄰故舊之情乎盜聞愧之復還其幣時人以先生能化盜為善少與兄相失兵間後知兄居真定既老猶屢省之兄亡載其喪還葬於洛世共高其行義中統至元之初廉商諸公為相收召海内賢才布列於位先生退老於秦日以琴書自娛不復仕終其身昔者國家甫定中夏一時人物皆金源氏承平百年學校貢舉封殖樂育者也是以不死於兵以遺於我殆世祖立

極肇興制度崇建官儀朝廷之上衣冠之盛皆其人也今觀卷中一一具在惜乎行事多堙晦弗傳故予畧為述之如此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當國者可不以登攬賢材為務乎

題孟天暐擬古文後

太原孟天暐學博而識敏氣清而文奇觀所擬先秦西漢諸篇步趨之卓言語之上蓋欲傑出一世其志不亦偉乎昔歐陽公謂韓子為樊宗師墓銘即類樊文其始

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能兼之夫文章務趨一時所尚固不可也然欲求合於古又豈易言哉故韓子曰為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歐陽公亦曰為文勿用造語模擬前人取其自然耳三代以下文之古者莫韓歐若也而其言如此當與天暐評之

題魯齋先生手書後

右魯齋先生許魏公手書四幅寄京兆呂君輔之及其

子翰林侍讀學士伯充者也初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至征大理禡牙于斯首聘魯齋見於六盤山下命教授京兆子弟是以呂君獲納交於先生翰林從之問學焉而關輔教化淳美其淵源有所本矣嘗讀魯齋所述呂君墓誌云君生子未逾年日買書為教養計既長擇師就學學必以稽古踐實為貴又云翰林治喪上稽司馬氏朱氏考訂古禮下倣高陵楊氏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於今手書第四幅所謂葬禮倣依古制

非信道之篤莫能者是也夫以吕氏家庭之所授受師友之所講習莫非彛倫日用之大故其表俗惇禮卓然有以異於人也誌中所稱高陵楊氏即太史楊文康公其執親喪動合古禮魯齋之畏友也嗚呼宋金季年文習益漓魯齋先生奮起草野推明聖賢之遺經篤實踐履故一時及門之士搢行悉有可觀攷吕君父子之事可見矣天爵向官西臺訪求故家遺俗蓋罹天歷兵荒之餘文獻或不足徵今吕氏諸孫執禮奉常受業冑監

是則詩書之澤獨能傳諸久遠信知為善之有後乎晚學趙郡蘇天爵書

題襄陽重刻墮淚碑後

古之君子立身制行既足以儀型於家居官臨民又足以垂稱於後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與太傅羊公之鎮襄陽生則惠澤及於人没則流風傳於世蓋有其實則有其名也當時所謂墮淚碑者石已解裂後人思公重刋者三夫以羊公之德固不係乎碑之存亡而人之思

公非碑無以著其愛慕之誠也然則碑之所存蓋有懲勸之道焉襄陽郡守呂侯戍帥楊侯拳拳以是為念而不釋者其亦有所見乎昔召伯布政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況金石之文鉅書深刻以表其善政固所以傳不朽也然自漢魏以來文之著於桓碑彝器以為無窮之計者亦多矣其不幸消磨於風雨野燹之中毀棄於樵夫牧子之手使古人遺蹟餘韻泯沒無聞者豈獨墮淚碑乎不有好古尚賢之

君子其孰知愛重之哉故歐陽公始克收而藏之或正
簡編之譌或補政事之缺非徒以資玩賞而元尚書王
君實博雅多識好蓄古文竒字博士周伯溫精通六書
嘗奉勑臨摹晉人法帖呂侯為政深知追慕昔賢楊侯
將家獨能崇尚文事此其一時人物風致之美後世不
可及矣至正五月秋八月丙寅通奉大夫山東東西道
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題

恭跋御賜真草千文碑本

聖天子纉承正統恭儉愛民深宫燕閒日閲圖史蓋以怡神養性臣於時譯文經筵數從講官之後瞻望清光及備員省闥參與政議伏覩至正初詔以賦入有經勅近臣不可互奏賞賚覩其以真草千文碑本頒賜臣下則文物興隆治化清謐從可知焉昔之人君以一嚬一笑皆有所係未嘗輕賜予者誠有為也是本翰林學士承旨臣姚庸在邃密時所承賜者臣庸敭歷臺省為時儒臣潔白廉正温雅醞藉蓋于皇上所賜深有契焉

至正六月丙戌九月庚子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差充京畿道奉使宣撫臣蘇天爵頓首謹記

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黄後

延祐乙卯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今三十二年以文詞政術知名者十餘人不幸才弗滿用而殁者又十餘人官之崇卑則在所弗論也當是時方内乂安文物熈洽而聖策所問猶以稼穡傷於水旱細民致於飢寒未能家給人足為憂嗚呼聖慮恤民若此禎祥其

有弗格者乎蓋自昔人君旁求俊彥布列有位于以敷
宣治化而已故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成周之治所由隆
也仁皇臨御深厭法吏貪刻銳欲登進賢才丕變習俗
後之議者弗思聖慮深遠第患選舉泛冗夫選人之方
固當澄汰寧無闒茸雜進之流不學無術者乎聖天子
克復舊章多士興起臣時備員省闈獲觀盛事乙酉之
春承詔與治書侍御史臣李好文翰林直學士臣宋褧
工部侍郎臣阿裕爾多充讀卷官伏覽延祐儒臣擬進

貼黃益嘆先朝崇文之盛通奉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臣蘇天爵恭跋

題葛氏子還俗事

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埜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是以財足而不爭有恥而且敬夫古之民四後世散為九流百家由其田多水旱則稼穡之民少由其利無奇贏則商賈之民少其

他失業者亦多矣故游食之徒不歸於浮屠老氏之流不入於法家皂隷之列衣食其身猶且不足況能供父母甘旨之養足國家賦役之供歟憂世之士不得不感慨也然則敦本抑末化民成俗獨不在於上之人乎且董君以一邑之長猶能誘人去邪歸正矧夫朝廷之上公卿之尊其綏來動和之效當何如哉

題楊氏肯穫堂記後

余友河東僉憲楊侯作書堂於真定別市表曰肯穫永

清吏宗實為之記保定張庭美隸書之槁城重簡卿篆
其額蓋楊侯名堂之義推本先考院判府君教子之方
俾後人奉之而不失也且農夫菑辟其田又播植之比
其穫也則有水旱之憂耘耔之苦人之承先業者則無
是矣何為而弗肯穫乎夫古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今
三君子皆出於王公將相之族而文詞之竒書法之古
豈惟克振其家聲又將埀譽於後世彼為士者起身寒
家獲登仕版子孫可不夙夜戰兢思無忝其所生乎子

與楊侯生同里少同師長則同仕於朝每嘆近世衣冠之裔往往墜廢先業甚矣風化之弗古也讀斯記者豈不惕然有感於衷乎雖然德業之積可以裕子孫詩書之澤可以貽永久嗚呼楊氏子孫尚思先世作室菑田之功庶幾肯構肯穫之有望乎

書羅學升文稿後

泰定丁卯廷策進士予被命掌試卷得浮光羅君學升之文讀之愛其汪洋温粹詞博而意深不極其至弗止

後聞調官江淮士之從游者衆或擢高科登膴仕夫以國家取士之制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試之以事而人材於是出焉世以偶儷之詞汗漫之文織組以為工繁縟以為美既僥倖於中選又苟且以終身殊失設科求才之意矣使非豪傑之士識見超卓孰能逈出儕輩不狥流俗之所好乎予退休於里學生方尹熹城暇日以近作一編示予葢欲剷除科目之陳言步武作者之雅製豈世之因陋守舊不知變化之妙者所可及哉是

宜拔置館閣以養其才惜乎沈淪州縣而不克進也然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士之抱負足以鳴世雖居遜遠未有不達於朝廷之聽聞者也學升當益養其和平以鳴國家之盛不亦可乎

題晦菴先生行狀後

晦菴先生子朱子著述凡數萬言自先生歿大江之南儒者講明其說固不乏人然而真知實踐者亦不多見也我國家興隆之初南北未一覃懐許文正公始得先

生諸書讀之起敬起畏乃帥學者盡棄舊學而學焉既相世廟遂以其學推行天下迄今海内家蓄朱子之書人習聖賢之學者皆文正公輔相之力也然朱子族系爵里出處言行世或弗知爰命杭州校官謝某刋其行狀與多士共傳焉嗚呼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庶幾致知力行不為空言而已乎

書孔子及顔子以下七十二賢像

右先聖及顔子以下七十二賢像江浙行省平章榮禄

公所藏也公以太師國王諸孫踐敭臺省允著材能暇則好收法書秘畫尤喜古聖賢像當聖朝隆興之初國王以征伐大有勛烈受封食邑於東平凡郡邑之長悉聽其宗族子孫及部人為之東平密邇鄒魯聖賢之教所由興也故其人官於斯家於斯者則有好賢樂善之心焉平章初監東阿進擢朝署適際國家文明之治宜其所好異於人也天爵少讀孔氏書見聖人居鄉黨在宗廟朝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門人熟視而詳録之宛

然如聖人之在目也況覽觀圖像思慕言動其必有所
感而興起已夫至正己丑三月甲子學者蘇天爵拜手
謹記

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

七閩山川險阻漢嘗處其民江淮之間而虛其地唐建
中初常衮爲觀察使始設鄉校俾民知學親加講蕖由
是閩俗一變歲貢士與内州等宋蔡忠惠公襄世家興
化歴知泉福兩州尤知閩之風俗勸學興善折節禮士

以變民之故宋氏徙江左龜山楊先生載道而南豫章延平相繼而出子朱子擴而大之聖賢之學遂因經傳復明於世槀城崔君宗禮由登進士科贊浙省理問幕出使泉南廉平著聞既歸以士子所贈詞詩一卷示余文詞之清潤音韻之鏗鏘誠一時之盛作也方今國家四海為一文治蝟興人才之生初不以遐邇有間顧長民者教養何如耳乃以閩中學術源流端緒告之覽者其亦知所考求而用力於遠者大者乎

題兼善尚書自書所作詩後

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游間遇佳紙妙墨輒書所作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子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厖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猶未深曉令有子如此信乎國家文治之盛然人知尚書才華之美而不知其政術之可稱也每當論大事決大疑挺正不阿凜然有直士風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焉元泰身居方外而與之友賓其詞翰

亦有識之士哉

書泰定廷試策題稿後

右策題草稿四首泰定丁卯三月廷試進士監試官治書侍御史王士熈讀卷官翰林直學士馬祖常所擬撰也既繕寫進呈御筆點用其二葢自延祐設科以來規制如此洪惟國家承平百年治化當興然生財有道制用未得其要正俗多方防範未盡其宜將校驕墮而武備日弛官士苟簡而㢘隅弗修是皆當世急務宜所延

問而詳陳者也夫朝廷取士求賢惟期有裨於政務非徒觀美而已是舉得人凡八十有五國子員阿恰齊李黼名冠第一今二十餘年同榜之士歷臺省蔚有令聞則貢舉得賢之效成均養士之隆益可徵焉時天爵待罪史館承命收掌試卷故藏策稿於家謹裝潢以授黼黼累遷秘書太監方以材能進用云至正巳丑夏六月甲戌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條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白太常三歲時所書字卷

世之童子少以穎悟聞長能以政術文辭顯惟劉忠州楊文公宴丞相數人而已蓋聰明既得於賦與苟無問學以濟之其克有成者鮮矣鄉先生太常白公家世在金朝為名進士國初昆季並擅才名惟先生早最敏悟三歲即能書八卦之名諸老見者無不驚歎中年果以能官稱惜乎老於詞林容臺而未盡大用先生之孫行中書掾樞保藏所書八卦字卷噫白氏子孫時出而觀

之尚勿忘詩書之澤之所自乎

題葛賡宋淳熙三年封承務郎致仕誥

金溪葛元喆五世祖宣義府君生平三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賜緋魚袋晚加宣義郎以終里人陸文安公誌其墓宋南渡至乾道淳熙一時號稱極治宫庭父子之間壽考尊榮鴻恩霈澤被及臣民而人物之盛若朱文公張宣公吕成公陸文安公並時而出蓋治化方臻天地開泰祥麟朱草應期而生理固然也時金世宗在中原

專以仁厚為政民以小堯舜呼之朱文公聞而嘆曰彼欲為大堯舜豈不由己乎考之葛氏誥辭劉孝韙攝西掖所行用皇極斂福錫民為説噫方紹聖崇寧之際豐行盛大當國者妄生重南輕北之議有識者憂其必啓分裂之兆既久其言果驗令國家四海會同朝野清宴士生斯時共樂一視同仁之治而元喆又以文學登進士科暇日出示先世封誥感而為之書至正己丑秋七月朔趙郡蘇天爵書

題東坡制策稿

浙省掾蘇伯夔出示先文忠公擬試制策稿覯之忠君憂世之心溢於文辭或謂文忠天材有餘非由學力是不知老泉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户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説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學亦有所本歟伯夔之子數人方讀

書治進士業故以家學告之尚知用力矣夫

題高昌偰氏三節堂記後

三綱天地之大經為人臣為人婦為人子平居無事克盡其職者固有之矣及不幸而遇事變能不失其節者或數十年得一人焉或千百里見一家焉有國者尊禮而表異之蓋以世教民彝之所係也孰有節義出於一門若偰氏之盛者乎觀夫右丞忠愍公年未四十以死狥國高昌太夫人守節自誓肅正閨門尚書忠襄侯方

在髫齔刲肉以療母疾則其平居事君之忠持身之潔
養親之孝可知矣夫君子讀書制行將以刑儀於家模
範於世令偰氏家庭之間父祖之訓嚴明若此又何必
他求哉宜其子孫克承其教繼擢高科入館閣為名流
官郡縣為良守令分持憲節叅預省政皆赫赫有聞是
足以示天下彛倫之勸表朝廷治化之隆豈第紀一家
之美而已

題胡古愚隱趣園記

太常胡先生懸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圖書諷咏之樂有子孫以具旨甘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值國家承平之世擾游以享高年蓋亦福德君子哉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遊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清節可尚已昔者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美為患公聞之曰人茍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可忘是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

題黄太史休亭賦後

蕭濟甫博學能文身際熙寧元祐之盛卒不利於有司士之進退信知其有義命乎此太史所為賦休亭也先儒以屈子所賦皆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繼作者必出於幽憂窮戚怨慕之意乃為得其餘韻太史尤以楚詞自喜惟其務奇太甚乃獨取毀壁一篇以其詞極悲哀不暇作為故也然太史孝友刑家清節名世生死患難不動其心富貴利達不易其守豈記覽詞章譁衆取寵者可方其萬一哉

題諸公贈真定録事司監野先明道詩後

京師西南雄望之郡曰真定郡之録事司及附郭之縣則尤任其煩勞者也蓋上有憲府郡治之按臨下有達官朝使之迎候繼以賦役訟訴之煩加以民庶飢寒之苦茲其所以不易為也然而制其煩簡之宜達乎通變之道獨不在夫有能有為者乎予世家真定宦遊南北邇者屢聞人言郡尹李侯公輔及録事司監野先明道之賢世亦未嘗無人而事之煩勞亦寧有卒不可為者

乎蓋二子者以勤謹持身以忠敬事上以安静撫民以公平奉法則人稱之也固宜令公輔擢尹赤縣明道行將見用於朝郡中士大皆作詩頌之比年國家念雨暘之失時閔民生之不足嚴守令之選申程試之方遠近聞之鼓舞懲勸則政務庶克興舉黎元或可少休嘅予嘗讀漢元和詔有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斯殆近之矣又唐開元時張九齡上書曰

乖政之氣發為水旱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嗚呼察守令之才者當體元和之詔任承宣之責者當思九齡之言天下何患其不治哉至正庚寅三月乙酉

書主簿康里君贈行詩後

元統初有劇盜撓青齊潛入畿甸人或言之輒殺其家

以杜口子方佐官西曹力陳廟堂起前雲南元帥往捕之擇刑部勇士二十人與俱不十餘日賊果授首宰臣奏賞其功元帥進長宣閫勇士二十人除官有差康里居其一由尉德平主真定簿執事三年勤敏不擾民甚安之嗚呼自昔冦盜之作多由官吏貪墨賦役繁重民不勝困始相帥為盜矣夫樂不仁而趨死亡亦豈其本心乎比者朝廷以有官者民之保障或重内而輕外數變易以擾民故嚴守令之選申課試之方有治理效不

次陞擢否則黜之蓋求治至切也凡居民上者盡思所以報稱之哉故因康里君行書此以贈

題丘母周夫人貞節詩後

郢城丘氏母周夫人在至元大德間以貞節著聞隨其二子來官江左時故宋諸老猶有存者觀其序述之言曰北方俗厚而教嚴婦人多知禮義嗚呼夫以中國風土渾厚人性質朴而慷慨忠義之士固多出於其間則禮義之在人心豈獨婦人之所能知而已蓋諸老因周

夫人之節憫吳越之俗宜其深有慷慨者哉雖然士大夫者風俗之表也衣冠之俗可不正其始乎予昔為郎儀曹見中州郡縣歲以貞節孝行登名於朝者不知其幾則禮俗人性之善從可知焉矧鄄城密邇東魯而丘氏又故金名族諸老之言豈不信而有徵乎

跋丘侯送行序後

昔者至元季年鄄城丘侯調浙東宣閫佐幕是時宋亡十餘年矣國家新令未洽而浙東海隅頻年多盜供餽

殷劇吏治囪莽民不堪命丘侯下車數月政事修舉即度陳年公案二萬有畸俾猾吏束手不敢舞法以病民而上下宴然無事嗚呼古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詎不信歟夫公以佐幕猶能若此使大藩望郡皆得其人則政令何有不善黎庶何患其不安乎今南北混一七十餘年朝廷德澤涵濡至矣而郡縣貪污苟且之徒德既不足綏懷威又不能臨制假以號令專務煩苛其激之作弗靖者蓋有所自矣不然好生而惡死喜安而惡

危皆人情之常也東南之民何獨異於人哉當國者可不深謀長慮以求其故歟因讀鮮于公贈丘侯之言感而為之書至正辛卯秋七月趙郡蘇天爵題

恭書聖德頌後

聖天子臨御方夏十有八年嘆災異之屢臻愍黎元之失所數選宰輔興崇治功至正己丑之秋圖任舊人共政明年四月遂下寬大之書恩澤汪濊誕洽臣民於是東平鄉貢進士臣呂宗傑伏讀明詔作為雅頌二十三

篇各述其美以傳夫古者君臣交修則治化熈洽然頌者不獨專美盛德之形容有虞之朝賡歌之作戒勑責難者切故百工熈而庶事康欽惟皇上命相未朞百度具舉是宜播諸頌聲天下歌之宗傑方業進士而乃屬辭摛藻鋪張宏休古雅富麗蔚焉可觀行將奉對大廷以陳賈董天人之學仰稱國家求賢圖治之意不其偉歟

滋溪文稿卷三十